



陈果卿 著

戏剧人生

大众文艺出版社

戏 剧 人 生

陈果卿 著

人民文艺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戏剧人生/陈果卿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7.11

ISBN 7-80094-423-9

I. 戏…

II. 陈…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8127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昌平建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40 千字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7.80 元

序

陈果卿同志从事戏剧工作 30 余年。由他执笔创作或与人合作的大型川剧现代戏《桃村新歌》、历史故事剧《大佛传奇》等，在川剧观众中颇有影响。曾在省、市和全国戏剧调演中，获得剧本创作和演出等多种奖项。人们评价果卿同志的创作成就和经验时，认为最重要的是，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坚持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这评价，看来似乎一般化，是搞文艺创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然而，面对着这些年来“出轨、出怪”、“各领风骚三五天”，种种“理论”和“作品”，被一些人在文坛哄抬和炒卖，以及“下海”、“发财”的鼓噪和诱惑中，能坚持正确的创作道路，安于坐冷板凳，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写戏，为振兴川剧贡献一己之力。实在是难能可贵，值得学习和尊敬的了。

果卿同志之所以能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为人民写戏，固然首先是由于信念和理论上的坚定性。但光有这还不够，还要有深厚的生活积累。他长期生活在基层，坚持深入农家和厂矿，认真体察生活中各色人等所思、所行；特别是在学习和运用人民大众的口语上，很下了些功夫。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剧作中，善于从人民生活中提炼戏剧情节、人物情思、戏剧主题，善于把人民群众的口语提炼、加工成为生动活泼、有性格特点，富于戏剧性、动作性的戏剧语言；也表

现在他写作的《戏剧人生》中。俗话说“舞台小天地，人生大舞台”。在生活中、在他从事的戏剧工作中，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无不演绎着人生的戏剧。切身的感受，经过艺术提炼，以明白流畅、质朴无华，富于幽默感的语言，用四川人“摆龙门阵”的方式，一篇篇娓娓道来。读之如品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一事一趣、百人百样。有的实话实说、戚额疾首，有的幽默机趣、忍俊不禁，有的引人入胜、发人深思。

有幸先读了果卿同志这部文稿。我感到，这是生活对他的馈赠，是他对生活的回报。

李振玉

1997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1 序 李振玉

一 苦 涩 篇

2	在“劫”难逃
5	当过一回“南郭先生”
7	你方唱罢我登台
10	挨整预测记
13	不准快活
16	风雨姻缘
19	结 婚
21	分 娩
24	棉 背 心
26	逼演“空城计”
28	打追光的喜剧
31	售票轶事
33	错 位
36	请人评价
38	斯是陋室

41 | 沉浮（上下）

二 怪人篇

- 48 | 古老夫子
50 | “敌人”李车火
54 | 刘茹娇离婚
56 | 久病成怪医
59 | 过足瘾才“死”
61 | 导演冯笑
64 | 荒唐丈夫
67 | 何二怪癖
69 | “白痴”先生
72 | 奇 才
75 | 吹牛坐牢
77 | “怪人”传奇
80 | 金仲死之谜
83 | “风流老生”
85 | 季公婚恋曲
88 | 刘团长和他的“三心老婆”
91 | 金 先 生
93 | “马拉松”先生

三 奇事篇

- 97 | 死牢见闻

99	恶作剧
102	“打倒爸爸”
104	对症难下药
108	团长难当
110	编剧当红娘
113	“左右，左右，左——右”
115	“早请示、晚汇报”轶事
118	忠字舞风波
121	天罗地网
123	招生的闹剧
126	宣传队
129	不要结婚
132	劫数
134	丑夺印
137	邻居

四 余韵篇

141	中学轶事
143	“自然灾害”农村行
145	真不走运
148	父亲
150	祖父
153	遗传基因
155	跟踪
158	送礼
161	救谁

164	开 会
166	“益德班”三事
171	老师胡道一
174	与流沙河先生通信
176	三见“鬼才”
179	肖赛印象
181	陪马老上峨眉山
183	戏 为 媒
185	去玩一次卡拉 OK
188	唱 歌
190	安 电 话
192	车上三遇小偷
194	竹椅思情
197	后 记

—

苦 涩 篇

在“劫”难逃

少时我想进剧团混碗饭吃，结果不成；后来不想进剧团，却歪打正着进了剧团。记不起是哲人或是庸人说过这样的话：你想走左边，却走到右边来了。我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

50年代初，我小学毕业，因语文、算术成绩一高一低而名落孙山。在家无事就帮“戏友们”誊川剧剧本，誊着誊着我上了瘾。同班同学范金和是个川剧迷，他常约我去戏院看戏，久而久之，也能唱几句。不但学唱还学动作，在我家自制简单的道具，比如剪下祖父皮袄上的羊毛做成胡子（行话叫：口条），把祖父的长衫当披风，把竹条削成剑的形状当宝剑……就与范金和演起戏来，使我们忘却了没考上初中的羞愧，整日沉浸在戏的天地里。

我记得还编过一出戏叫《火烧草料场》，我当林冲，叫范金和当陆谦，他不干，他样儿俊秀，要当小生，不当丑角。我就去约古大明，他的父亲是牛华地区的名角，以“三杀”（《杀狗》、《杀奢》、《杀妻》）最有名。古大明胎教好，唱戏比我们高一筹，结果他当了反角陆谦。以后我又写了《误入白虎堂》，古大明扮高俅，我仍是林冲，范金和不得不扮陆谦了。

过了好一段时间，范金和不来唱戏了。

一日在路上碰见了，问他最近去哪里了，怎么不见面

了？他昂头挺胸地说，进正规剧团学唱戏去了。我再问他剧团里好不好耍？他说当然好耍。而且每月还有几块钱作零用。忽然，他一拍脑门，要约我也去考剧团。我们是同乡又是同学，今后有个伴儿。我说不行，自幼胆小，上不得正场。他说不用怕，这是一个过程。我说我个头不高，他说我嗓音好可以弥补。我又说剧团是不是要招生哟，等去了人家说不招好羞人。范金和说咋不招呢？他还看见剧场门口贴了张“大量收购”的广告咧！

第二个星期，范金和由五通返牛华，约我去考乐山川剧团（其时剧团正在五通巡回演出）。我想到为了自己的生计，也为供养老母，横下一条心去试一试。路上经过朝峨洞，那里清静，过往行人少，还有一片松林，我和他树下休息。他很有心计，叫我趁这时间再唱一段戏，帮我指正指正。我唱了《空城计》中孔明唱的一大段，他说腔调还可以，还要大胆放开嗓子唱，考上是不会有问题的。

到了剧团门口，我又怯场不想进去，范金和好说歹说、连推带拉我才进去。一听说有人考剧团，四面八方投来好奇的眼光，我简直无地自容，脸红筋胀不说，头脑一片空白。团长的话仿佛是宣判书：“我们不敢在五通桥招生，人家有意见，把好的挖走了，当地剧团咋办？……”我的自尊心受到损害，没等团长讲完，我就低着头跑出门去。我想哭，但回过头来看剧团大门上的确有张“大量收购”的广告，不过范金和没看下面一行小字，是“大量收购柑桔”。我忍不住噗哧地笑了。

时隔若干年，我在牛华中学教书，学校女校长的爱人杨茂德，多才多艺，是个戏迷。他常约我去看戏。这次是看五

通川剧团新创作的现代戏，因戏不成熟，各种议论颇多。杨茂德见我侃侃而谈，有条有理，建议我不妨写篇剧评给《乐山报》寄去。我想也对，连夜写成，自认为言之有物，就寄给编辑部去了。不久，接到了回信，说我写的剧评虽不错，但仍不能发表，因为这出戏仅在五通演出，没在全地区演造成影响，所以不具有代表性。还说他们将我写的剧评转给五通桥区委宣传科去了。

那时的编辑们很认真负责的！

又过了数月，领导要我填一张履历表。有同志告诉我，要调我到剧团搞编剧。我不明白组织部门选中我有何依据。那人消息灵通，说我不是写过一篇剧评吗？领导看了很满意，就决定一定要把我调到剧团去作编剧。

这叫做“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啊！

我不想去，亲友都反对我去。说剧团复杂，到剧团去容易犯错误的，还是教书好。

可是我非去不可，因为我正申请入党。申请书才交了不久，我清楚记得写过一句“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现在党指向剧团你不奔向剧团，这不成了说假话了吗？

我去了。我很穷，连被盖蚊帐都是学校补助我些个钱才置办的。剧团知道我要供养老母，破例将我 26 元的工资一下升到 33 元。

当过一回“南郭先生”

无论如何想不到我这辈子要到“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圈内来“戏剧人生”一番。其实进剧团当“编剧”之前，早有不祥征兆，县文化馆招募一批高中生参加宣传队，不知看中我什么而选中我。我明白自己缺少艺术细胞，还生性胆怯。可是一想到有吃有穿的南郭先生还要去滥竽充数，我眼下无职业又要供养老母，咋不该去混碗饭吃呢？

人只要感到无退路，胆子就大起来。

宣传队共有 37 名男女青年，除了学生，还有街道上的文艺积极分子。有的风姿秀逸，有的长袖善舞，有的会吹拉弹唱。我一看虚了火，像我这种人不俊美又不会歌舞的“南郭先生”几乎没有。队长问我干啥好呢？唱歌我没有节奏感，跳舞腰太硬，拉胡琴音不准。正在我进退为谷要掉饭碗之时，外号人称“穆仁智”的文化干部，给了我一根救命的稻草。

“穆仁智”何许人也？此人颇带传奇色彩，刚解放之初，不知哪位伯乐选中他参加文工队，当时排《白毛女》、《罗汉钱》、《赤叶河》、《王秀鸾》等戏，“穆仁智”分配到《白毛女》剧组。演大春不行，演黄世仁也不行。他比陈强怪得多，陈强鼻大，他眼大，一对金鱼眼，几颗脱颍而出的大门牙，破坏了他的尊容。导演无可奈何派他当了穆仁智。谁知《白毛女》上演后，他一炮走红，比谁都出名。原因者何？因那时

的观众都带着阶级感情看戏，见地主管家穆仁智对佃户们老是龇牙瞪眼，以为他在表演，效果意想不到的好。就因为他演好了“穆仁智”，人们不叫他的本名，都叫他“穆仁智”了。

“穆仁智”如今说话管用，很有艺术家的派头，他叫我说相声和讲评书。事已至此，我只有接受他的“栽培”。说的啥相声我已记不清，评书的内容我记得，是“穆仁智”一手选的，叫《许云峰赴宴》。导演当然是“穆仁智”罗！他教我如何体会内容，如何比划动作，如何加强语气等等，我站在一张条桌前“依样画葫芦”。好在我年幼时背过《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声音宏亮，字正腔圆，可掩盖其不足。但总的说来“穆仁智”不怎么满意，我的眼睛瞪得不够大，牙齿又不暴；他喜欢的是龇牙瞪眼，我使他大大地失望了。

半月之后，宣传队开赴最边远的山区演出，台子是公社礼堂。我讲评书安排在歌舞《采茶扑蝶》和《红梅赞》之后，观众们看过漂亮得如仙女的姑娘们舞蹈，一时难以平静，我踉踉一人背着手上场了。开始观众只当我是耍魔术的，没有哄闹。可是等我开讲了，观众就不耐烦。加之讲得既少抑扬顿挫，又无眉眼身法，导演“穆仁智”教我的“龇牙瞪眼”我也用不上，观众耐心是有限的，讲了五分钟就开始嘘风打哨。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仍慢条斯理地“照本宣科”。又讲了五分钟，坐在台口的年轻人嚷起来：“讲些啥哟，当念经差球不多，还不快滚进去！”导演“穆仁智”对我抱的希望虽不太大，但至少不会挨骂嘛，骂我等于在骂他！他很怕影响不好，打烂他的牌子，跑到台侧去伸长脖子向我打招呼：“喂，秩序不好，压缩点，提早结束算了！”我装做没听见，“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这人很认真，要忠于原作，要保质保量

一字不少地讲完。这时台下人头攒动，声音嘈杂，我的声音淹没于观众忿忿叫骂声中。“穆仁智”怕出事，急得脸色苍白，他再不敢隐瞒，向领队张白石汇报。张白石正在内场与姑娘们说闲话，一听汇报，也有几分紧张。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大步流星冲上场，对着我厉声大喝：“哼，许云峰，你他妈的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请你赴宴你不去，来人呀——将他拉下去灌九大碗！”

“穆仁智”在旁心领神会，发挥看家演技，瞪大金鱼眼，龇着大门牙，不由分说将我拉进了内场。

你方唱罢我登台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由于我爱舞文弄墨，写了一篇剧评，领导就以为我懂戏，强行下命令调我到剧团任编剧。我这辈子的命运与所走的道路就这样轻率地被决定了。

剧团原有两个编剧，其中一个演员改行当编剧的，领导估计此人年纪大接受新事物慢，可能写不出好作品来了，就把我补充进来。在演员的心目中，编剧没有地位，认为他们拼命演出养活了他们。之所以还没赶走我们是因为省上、地区每年要搞调演，规定要有自创节目参加。编剧不能拿出好作品来获奖，地位更低下。平时就充当勤杂人员，比较多的是当个“吼班”或“匪兵”之类的“配角”，以平息大家的不满情绪。恰好这时排忆苦思甜的大戏《杨立贝》，缺少配角演

员，导演把老编剧弄去当群众，另一个当“二流子”，我呢，叫我当法官旁边站着的“推事”。我一听大吃一惊，我没上过舞台啊，要不得！导演说不碍事，是个站着不动又不说话的角色。这是我进剧团后上舞台充当的第一个角色，穿着长衫站立一旁，形像中等，不美也不丑。第二个角色是在《沙家浜》中当“鬼子兵”，不但要动，而且要踏着音乐节拍走正步，难度较大。并且我走“头旗”（即第一个），剧团团长走第二个，炊事员老杨第三个，出纳老旦第四个。团长从前是中心小学校长，上过体育课，出过操，能正步走，但节奏感太差，如果我先出左脚他就不习惯，他习惯先出右脚。每次上场前他就要谈剧团发展党员的问题，说我是教师出身，本身就有培养基础，当然转弯抹角提醒我，出场第一步千万别出左脚。我有时听话，有时不听话，临时变卦，他老人家就踏不住节拍，被演员嘲笑一番。

如此下去，一发不可收拾。在演《捣毁战略村》时，导演叫我演越南地下党员，与南越伪军相遇，开打。由于我是左撇子，慌手慌脚，加之因我上场时找不到木制匕首，就顺手抓了把削果皮的真刀，尽管我高度留心但手不听使唤，抽出刀来就刺出去，若不是对方反应快，死死地将我的手腕撑住，说不定要在他身上戳个窟窿。对方不得不加句台词：“妈的，你休想把老子戳死！”

以后我被晾在一边好久，没参加演出。排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时，导演犯难了。把剧团演员颠来倒去计算，仍然感到大大地不够。单说八大金刚就要斗硬的8个人。导演煞费苦心，把会计、出纳、炊事员、退休老师加在一起还差三个，恰好把我们三个编剧加进去。单从肥瘦高矮，奇形怪状